

印度尼西亚蜡染与中国贵州苗族蜡染对比探究

刘芳

成都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艺术设计 四川 成都 610106

摘要:谈到亚洲的蜡染,中国贵州苗族的蓝白色蜡染和印尼、马来西亚的蜡染受到了国际瞩目。蜡染是古老的手工艺,已经超过两千年,至今蜡染起源说还未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虽然考古学家在各国如埃及、中国、印度、日本、非洲和印尼等都有发现蜡染遗物。不过,通过印尼蜡染的纹样,我们可以看到爪哇、印尼等国家的蜡染图案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本文从色彩、材料、蜡染种类等方面对印度尼西亚蜡染艺术与中国蜡染艺术进行对比,对两种不同民族的蜡染艺术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了解其背后形成不同特点的原因。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 中国贵州苗族 蜡染艺术 对比

Comparison of Indonesian batik and Miao batik in Guizhou, China

Liu Fang

School of Fine Arts and Design Art Design Chengdu, Sichuan 610106

Abstract: When it comes to the batik in Asia, the blue and white batik of the Miao people in Guizhou, China, and the batik in Indonesia and Malaysia have attracted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Batik is an ancient handicraft, has been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so far the origin of batik has not been a clear statement. Although archaeologists have found batik relics in various countries such as Egypt, China, India, Japan, Africa and Indonesia. However, through the Indonesian batik patterns, we can see that the batik patterns in Java, Indonesia and other countries are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culture. Therefor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Indonesian batik art and the Chinese batik art from the aspects of color, materials and batik types, and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batik art of two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behind them.

Key words: Indonesia, China, Guizhou, Miao nationality batik art contrast

蜡染,是世界文化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中艺术瑰宝,其作为中国近代手工艺中的佼佼者,可以说是中国手工业发展的见证者和引领者,也是我们国家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2006年,贵州苗族蜡染被列为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在全球化背景下,蜡染艺术处在传承与创新、融合与排斥、本土化与国际化并存的时期,想要现代蜡染艺术得到长足的发展,就需在保持不同地区蜡染独特的艺术风格基础上,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一、蜡染的基本概念

(一) 蜡染的概念

蜡染古代又称为蜡缬,是古代一种特殊的染色工艺,它的图案是用蜡作为防染剂绘制而成,其后再浸染脱蜡便浮现其纹样。即,用蜡作为一种抗染剂,在织物上用

蜡绘制出预设的纹样,随后入染缸浸泡,再经过高温去掉掉蜡,最终便呈现出了一副栩栩如生的图案。

以国外蜡染概念为出发点。在英文中“batik”是蜡染的意思,蜡染这个词源自于“ambhatik”,“amba”的意思是“宽度,幅度,布料”;titik的指的是“点”。因此,“蜡染”这个词的意指在一个广阔的区域内连接这些点。蜡染按制作方法可分为“蜡染Tulis”、“蜡染Lukis”和“蜡染Cap”等多种。“蜡染Tulis”是将蜡倒入“Canting”制成的。“Canting”是以笔状工具来引导热蜡。与此同时,“蜡染lukis”是用画笔绘制而成的,而“蜡染cap”则是用铜制的“Canting”印章制成的。

(二) 蜡染的起源

关于蜡染的起源,世界各国学者、专家都有不同的见解,在众多的见解中比较经典的是印度起源说、中国

起源说及爪哇起源说。日本佐野猛夫氏和伊势拱子都支持印度起源说，佐野猛夫氏所著《染色入门》与伊势拱子所著《蜡染的技法》都记载了在2500年前蜡染在印度出现。其后，蜡染有通过波斯向埃及传播，7世纪被引入中国。美国学则 Vivian Stein 及杜玛斯·法兰西斯卡特等人支持中国起源说，美国学者 Vivian Stein 在她的著作《Batik as a Hobby》里记载蜡染发源于东方，最早的蜡染可能发生在中国或埃及，从中国或埃及再流传到波斯、印度及其他国家。美国人 Ernst Mueh ling 和 Mattieblle Gittinger 支持爪哇起源说，美国人 Ernst Mueh ling 著《The Book of Batik》，书中记载蜡染发源于爪哇，并且 Ernst Mueh ling 认为在公元年以后到那里旅行的人才把它传至世界各地。不管是从文化角度上分析，还是从历史角度来看，以上三种起源说都有各自存在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有更多的专家学者不懈的去深入研究，从而推动蜡染艺术的发展。

二、印度尼西亚蜡染艺术的概述

(一) 印尼蜡染艺术的基本历史

印尼拥有多种传统手工技艺，这些技艺都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就是印尼的蜡染。蜡染在印度尼西亚当地受到国民的推崇，这门历史悠久的手工艺不仅仅是世界瞩目的非遗文化，而且是印尼的“国宝”，是印尼人民引以为傲的文化与工艺。

在印尼，蜡染被称为巴迪（Batik），是用蜡作防染剂其后浸染脱胶而染成的一种印花织物，其图案由千变万化的线条与点巧妙组合而成，同时具有轻薄透气的特点，适合在热带作为服饰穿着。

印尼人们在八百多年前就已经掌握了蜡染技术，在印尼文化尤其是爪哇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据考证，在公元4~5世纪多罗磨王朝谤陵人来到爪哇时，爪哇文献中就提到了彩绘布帛，而经过爪哇的外国人也记录了这种染色的织物。如中国元朝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所述，东爪哇盛产“质地轻薄且坚硬耐色的印花布”，同时，还记载“巴节纳溪（即北加浪岸）的印花布料不会褪色”。这说明在14世纪爪哇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染色技术，虽然不能确定其是否是蜡染技术，但可以将其作为爪哇蜡染的前身。在16世纪时中爪哇地区的皇室贵族开始流行蜡染布料。17世纪，中爪哇马达兰王朝时期，爪哇地区的蜡染艺术特点及艺术风格已经形成。19世纪中期，新型的金属板和化学染色技术相继问世，从而使得蜡染过程简化，产量得到了提高。19世纪中叶之后，华人和阿拉伯人开始占据爪哇人的蜡染市场。20

世纪初，华裔家庭经营的蜡染作坊林立，以纹样丰富、印染技术好，开创了蜡染的黄金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爪哇蜡染作为凝聚国民意识的主导产品而蓬勃发展，以创新手法诠释传统纹饰，打造了蜡染的国际地位，并且与昂贵的丝绸等布料相结合，使蜡染成为高级奢侈艺术品。

(二) 印尼蜡染的种类

印尼蜡染工艺有三大类：手工蜡染、通模印染、机器印染。传统的蜡染工艺需要经过十多种工序，用时比较长。其制作工艺为：首先，将白布上的粉浆冲洗干净，将清洗后的白布浸泡在植物油中，再用苏打水冲洗干净油渍，晒干后铺在长木板上，用木槌敲击，使其柔软，然后用特制的框子将白布绷紧，用尖嘴壶盛装蜡液，在不染色的部分用壶嘴涂上蜡液，再将整片布料浸入染缸中进行染色。第一次染色后将布料晒干，再把第一次的蜡刮去，进行第二次的不同颜色的染色，而工序次数也是由不同颜色的数量决定的。印尼传统蜡染布加底色一般是三种颜色，但是在现代蜡染中，可能会有十多种颜色颜色，甚至更多，而且都是采用上述的工序进行反复染色，因此制作色彩丰富、图案复杂的蜡染织物的过程通常耗时更长。

在古代，爪哇女性以制作巴迪为长，并以此谋生，所以巴迪制作工艺曾一度以女性为主，直到铜模印染时期男性才进入到这一领域。19世纪中叶，印尼在蜡染中开始使用刻有图案的铜模，在染布的时候，先将铜模在熔化的蜡液中沾一下，取出后将模具上的纹样印在白布上，然后再将印有纹样的白布放入染缸，剩下的其余工序就和传统的手工染色方法一样。然而，20世纪时，印尼开始使用机器印染，其花色虽不及手工花色那般精细，但产量却极高，虽然机器印染出的织物与传统手工染色的织物区别较大，但是由于其沿用了蜡染布的图案，因此，人们也习惯将此称为巴迪布，但其已无传统巴迪布的自然气息。

三、中国贵州苗族蜡染的基本概述

贵州的蜡染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至今仍保留着最原始的那份单纯和质朴，贵州苗族的蜡染分布地域广阔，贵州全省百分之八十的地区都有蜡染，因此出现了“家家户户有染缸，大街小巷挂染布”的场景。贵州苗族的蜡染图案内容丰富，构图形式变化多样，风格豪迈，极具艺术价值，其蜡染步骤与印尼蜡染步骤大致相同，只是中国贵州苗族蜡染的色彩较为淡雅，因此工序相对于印尼蜡染的工序来说相对简便很多。

四、印尼蜡染艺术与中国贵州苗族蜡染艺术的特点对比

(一) 色彩方面的比较

中国苗族的蜡染以靛蓝色为主，蜡染是一种在中国古代一直流行的印染技术。其中，中国西南地区的云贵蜡染工艺最受关注。贵州地区的自然生态资源十分丰富，植物种类繁多，不仅盛产蜂蜡同时也生长了很多的蓝草染料，为蜡染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许多的植物染料中，靛蓝是最早使用的染料。传说我国在夏代的时候就开始种植蓝草，并且已经了解和掌握其生长的习性，贵州山区交通并不发达，民风朴素，审美上也以单纯简练为主，因此蜡染多为蓝白色为主，少数蜡染具有多重颜色，并且图案以手描居多。

印尼蜡染艺术色彩鲜明丰富，这与创造者的环境感受有着密切的联系。印尼深处亚热带，气候常年都非常炎热。人们热情洋溢的心境自然会追求更鲜艳夺目奔放的色彩来解放自己。并且，在亚热带气候当中，一年四季的颜色都非常丰富，因此，印尼蜡染的色彩艳丽，丰富多样，以多色配置为主，单色蜡染较少。

(二) 使用工具的比较

印尼的传统古老蜡染使用竹片为蜡刀，作为描绘点滴之用。12世纪才有蜡壶的发明。蜡壶在印尼和马来语称为沾定(Chanting)，即用铜片设计成一个漏斗壶剩蜡液，壶下依所需规格做不同大小的滴漏孔来描绘点染蜡线。而后为了方便大量生产，才用薄铜片条折成不同的弯曲线路图案再自制成铜板模工具来印制蜡纹。

苗族传统的蜡染一般用自家种植的棉花自纺、自织、自染等方式生产而成的，但目前大多数蜡染布料都直接在市场上购买。由于传统蜡染所使用的工具较为简单、粗糙，所以大多数工具苗民都由自己制作而成。蜡染用的蜡刀通常是用10公分长的圆木棍作为刀柄，刀柄一头夹有两把半圆形铜刀，刀身直径约为1.5~2公分，主要是用来储存蜡液。在未有铜刀前，贵州蜡染蜡染使用的是竹片作为的蜡刀，至今贵州部分地区还保留竹片绘蜡这一传统工序。除了蜡刀作为主要工具外，其制作过程中还需要木槌、鹅卵石、牛下颚和光滑石来处理蜡染使用的白布。



图4.1 印尼的蜡壶和贵州苗族的蜡刀

(三) 用蜡的比较

印尼传统蜡染原本使用的是当地特产的一种树脂，称为“爪哇胶”(Pate Java Naice)质料很实，用于防染，但这种原料不易找，因此，就以混合材料即以黄蜡一份，白蜡一份，配合松香二份，煮成混合蜡料代替品。在需要大批量生产的情况下，则会直接采用白蜡。而现在的话，更多的采用混合蜡和工业蜡。

贵州苗族蜡染对蜜蜡、虫胶及松脂性能都十分熟悉，古老则用枫树脂来防染效果。如今因贵州苗族地区盛产蜂蜡，因此多用蜂蜡作为防染剂。

(四) 装饰图案比较

印尼蜡染题材种类多样，有自然界鱼虫花鸟题材，也有传统宫廷生活题材，同时也有富有变化的几何题材等等，图案的排列多以四方连续为主，辅之以二方连续。风格华丽、活泼、热烈，具有张扬之美。另外，图案与图案间通常有底纹，也有不带底纹的。这种底纹称为“填充纹样”，有鱼鳞纹、谷粒纹、网纹等，十分繁复。

印尼曾经深受中国、荷兰及印度等国家的宗教和文化的的影响，其在吸收其它国家的文化与宗教的同时，也将自己的蜡染艺术很好地继承了下来。在图案方面，印尼蜡染艺术既保留着传统的样式，同时也可以看到受到外国文化和宗教影响的印记，这些外来图案均被简化和装饰化，并与本土的装饰风格相结合，创造出富有独特魅力的民族纹样。现代印尼蜡染以植物，动物和几何形图案为主。图形经过抽象变形，以几何、斜条、均匀散点等方式排列，色彩多以黑、红、黄、蓝、绿、白为主色，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贵州苗族蜡染图案有大自然花卉、鸟群昆虫、蝙蝠山川以及各种几何螺旋形水纹等等。图案排列具满重叠，精致多变，皆以朴质蓝白镂空纹饰图岸为主，涵义丰硕。从内容上大致可将图案分别为以下五种类别：(1)自然环境植物等生态引发图案的设计灵感。(2)敬祖宗神明的图腾表达敬仰崇拜方式。(3)美好生活的向往，如吉祥物凤凰孔雀赞美之意。(4)婚嫁喜庆吉祥如意的设计。(5)辟邪的图案设计。

五、总结

通过对印度尼西亚与中国贵州苗族蜡染的对比分析，了解到印尼蜡染图案虽受到中国蜡染图案的影响，但是两者却各有特性，并不相同，在2009年，印尼蜡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印尼蜡染就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以及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蜡染作品，虽然印尼的蜡染得到了较多的关注，

在服饰、软装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但是中国贵州苗族蜡染也毫不逊色，并且代表着中国人民独特的审美观念和文化特征，印尼蜡染和中国苗族蜡染都是世界艺术中的瑰宝，两者都应该保持其民族性，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才能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得到传承与弘扬。

参考文献

- [1] 庄梦轩. 马来西亚蜡染艺术发展史探究[D]. 南京艺术学院, 2016.
- [2] 李恩政. 东亚、南亚蜡防印花与中国蜡防印花的

比较研究[D]. 东华大学, 2014.

[3] 刘琪雯. 马来半岛峇迪蜡染设计研究[D]. 南京艺术学院, 2019.

[4] 李娜. 贵州民族民间蜡染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J]. 大众文艺, 2021(07):36-37.

[5] 常珊珊. 贵州传统蜡染艺术的多元化表达探索[D]. 贵州民族大学, 2019.

[11] 邹天馨. 肌理语言的形式表现研究[D]. 天津美术学院, 2019.